

中国古典

文学

宝库

齐豫生 夏于全 主编

中国古典文学宝库

第一百零六辑

延边人民出版社

(全一百三十二辑)

第一百零六辑目录

西湖二集

第一卷	吴越王再世索江山	(3)
第二卷	宋高宗偏安耽逸豫	(20)
第三卷	巧书生金銮失对	(31)
第四卷	愚郡守玉殿生春	(43)
第五卷	李凤娘酷妒遭天谴	(56)
第六卷	姚伯子至孝受显荣	(66)
第七卷	觉闹黎一念错投胎	(74)
第八卷	寿禅师两生符宿愿	(91)
第九卷	韩晋公人夜两赠	(107)
第十卷	徐君宝节义双圆	(120)
第十一卷	寄梅花鬼闹西阁	(130)
第十二卷	吹凤箫女诱东墙	(146)
第十三卷	张采莲隔年冤报	(161)
第十四卷	刑君瑞五载幽期	(176)
第十五卷	文昌司怜才慢注禄籍	(188)
第十六卷	月下老错配本属前缘	(199)
第十七卷	刘伯温荐贤平浙中	(212)
第十八卷	商文毅决胜擒满四	(225)
第十九卷	侠女散财殉节	(240)
第二十卷	巧妓佐夫成名	(251)
第二十一卷	假邻女诞生真子	(263)

第二十二卷	宿官嫔情殢新人	(273)
第二十三卷	救金鲤海龙王报德	(282)
第二十四卷	认回禄东岳帝种须	(292)
第二十五卷	吴山顶上神仙	(303)
第二十六卷	会稽道中义士	(325)
第二十七卷	洒雪堂巧结良缘	(336)
第二十八卷	天台匠误招乐趣	(353)
第二十九卷	祖统制显灵救驾	(365)
第三十卷	马神仙骑龙升天	(377)
第三十一卷	忠孝萃一门	(394)
第三十二卷	薰莸不同器	(406)
第三十三卷	周城隍辨冤断案	(418)
第三十四卷	胡少保平倭战功	(428)

西湖二集

明朝·周清源 著

第一卷

吴越王再世索江山

萧条书剑困埃尘，十年多少悲辛！松生寒涧背阳春，勉强精神。且可逢场作戏，宁须对客言贫。后来知我岂无人，莫谩沾巾。

这首词儿，名《画堂春》，是杭州才子马浩澜之作。因国初钱塘一个有才的人，姓瞿名佑，字宗吉，高才博学，风致俊朗，落笔千言，含珠吐玉，磊磊惊人。他十四岁的时节，父亲还不晓得他有才华，适值父亲一个相好的朋友张彦复，从福建做官回来，望他父亲，因具鸡酒款待。瞿宗吉从书馆中而归，张彦复就指鸡为题，命赋诗一首，宗吉应声道：

宋宗窗下对谈高，五德声名五彩毛。

自是范张情义重，割烹何必用牛刀。

张彦复大加称赏，手写桂花一枝，并题诗一首为赠：

瞿君有子早能诗，风采英英兰玉姿。

天上麒麟元有种，定应高折广寒枝。

自此声名传播一时，有名先达之人都与他为忘年之交。那时第一个有才的是杨维禎，字廉夫，号铁崖。先生闻其才名，走来相访，因试其才学何如，将自己所赋《香奁八咏》要他相和。瞿宗吉提起笔来一挥而就：

《花尘春迹》道：

燕尾点波微有晕，凤头踏月悄无声。

《黛眉颦色》道：

恨从张敞毫边起，春问梁鸿案上生。

《金钱卜欢》道：

织锦轩窗闻笑语，采苹洲渚听愁吁。

《香颊啼痕》道：

斑斑湘竹非因雨，点点杨花不是春。

瞿宗吉一一和完，杨廉夫叹服道：“此瞿家千里驹也。”从此声名大著于天下。然虽如此，有才无命，笔下写得上百篇诗赋，囊中寻不出一二文通宝，真是时也、运也、命也，所以感慨兴怀，赋首诗道：

自古文章厄命穷，聪明未必胜愚蒙。

笔端花与胸中锦，赚得相如四壁空。

遂做部书，名为《剪灯新话》，游戏翰墨，以劝百而讽一，借来发抒胸中意气。后来马浩澜读他这首诗，不觉咨嗟感叹起来，做前边这只《画堂春》词儿，凭吊瞿宗吉。

看官，你道一个文人才子，胸中有三千丈豪气，笔下有数百卷奇书，开口为今，阖口为古，提起这枝笔来，写得飕飕的响，真个烟云缭绕、五彩缤纷，有子建七步之才、王粲登楼之赋，这样的人，就该官居极品，位列三台，把他住在玉楼金屋之中，受用些百味珍馐、七宝床、青玉案、琉璃钟、琥珀盏，也不为过。时耐造化小儿，苍天眼瞎，偏锻炼得他一贫如洗，衣不成衣，食不成食，有一顿没一顿，终日拿了这几本破书“诗云，子曰，之乎者也”个不了，真个哭不得，笑不得，叫不得，跳不得，你道可怜也不可怜。所以，只得逢场作戏，没紧没要，做部小说，胡乱将来传流于世。比如三国时节曹丞相无恶不作，弑伏皇后、董贵妃，汉天子在他荷包儿里，随他扯进扯出，吐气成云，喝气成雷，果然是在当时险夺了玉皇尊。到如今还使得阎罗怕，谁敢道他一个不字，却被我朝山阴一个文人才子徐文长先生，做部《四声猿》，名为《狂瞽史渔阳三弄》，请出祢正平先生一边打鼓，一边骂座，

指手画脚，数数落落，骂得那曹贼哑口无言，好不畅快。曹贼有知，岂不羞死？真是“踢弄乾坤提傀儡”的一场奇观，做个千秋话柄，激动传流。一则要诫劝世上都做好人，省得留与后人唾骂；一则发抒生平之气，把胸中欲歌欲笑欲叫欲跳之意，尽数写将出来；满腹不平之气，郁郁无聊，借以消遣。正是：

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

逢场不妨作戏，听我舌战纷纷。

看官，你道杭州人不拘贤人君子、贩夫小人、牧童竖子，没有一个不称赞那吴越王，凡有稀奇古怪之事，都说道，当先吴越王怎么样，可见这位英雄豪杰非同小可。还有一件好笑的事，那宝石山脚边石块之上，凿有斗大的痕迹，说是吴越王卵子痕迹。道当日吴越王未遇之时，贩盐为生，挑了盐担，行走此山，忽然大雨地滑，跌了一交，石头之上，印了两个卵痕。后来杭州作耍之人，故意凿成斗大，天雨之后，水积其中，又捉弄那乡下的愚民道：“这卵池中水，将来洗目，其目一年不昏。”乡下愚民听信其说，时将这卵水洗目。杭州人之好作耍如此，你道不是一件极好笑的事么。然在吴越王未遇之时，安身无处，这个卵袋，不值一文钱；及至做了吴越王，保全了几千百万生灵，后世称他英雄，连这卵袋都凿成模样，把与愚民徘徊瞻眺，玩弄抚摩起来。可见卵袋也有交运值钱的时节，何况其生平事业，不啧啧称叹。然吴越王发迹的事体，前人已都说过，在下为何又说？但前人只说得他出身封王的事，在下这回小说，又与他不同，将前缘后故，一世二世因果报应彻底掀翻，方见有阴、有阳、有花、有果、有作、有受，就如算子一般，一边除进，一边除退，毫忽不差。

看官，你道从来得天下正的无过我洪武爷，驱逐犬羊腥膻之气，扫除胡元浊乱之朝，乾坤重辟，日月再朗，这是三代以来第一朝皇帝了。其次则汉高祖，驱除暴秦，灭焚书坑儒之祸，这也是极畅快的事。所以，洪武爷得天下之后，祭历代帝王之庙，各

帝王神位前，都只一爵，独于汉高祖前，笑对道：“刘君，今日庙中诸君，当时皆有凭藉以有天下，唯我与尔不阶尺土，手提三尺，以致大位，比诸君尤为难得，可共多饮一爵。”这是不易之论。然虽如此，汉高祖怎比得洪武爷，若论唐太宗把宫人侍父而劫父以起兵，这也难算得天下之正了。若是宋太祖欺孤儿寡妇，因陈桥兵变，军中黄袍加身，就禅了周朝之位，这也一发难说得天下之正了。所以岳正做首诗道：

黄袍岂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

又有诗道：

阿母素知儿有志，外人刚道帝无心。

这便是千古断案。谁知报应无差，得天下于小儿，亦失天下于小儿。那《报应录·灭国之报》说得分明道：

宋太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后三百年乙亥，吕师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后三百年丙子，帝昀为元所虏。以己卯灭汉，混一天下，后三百年己卯，宋亡于崖山。宋兴于周显德七年，周恭帝方八岁，亡于德祐元年，少帝止六岁。至于讳显、昀二字又同，庙号亦曰恭帝。周以幼主亡，宋亦以幼主亡。周有太后在上，禅位于宋；宋亦有太后在上，归附于元。

这般看将起来，连年月都一毫不差，可见报应分明，天道不爽。只因宋太祖免生民于涂炭，宽弘大度，立心仁厚，家法肃清，所以垂统长久，有三百余年天下。这真如少债的一般，从来没有不还的债。但那《报应录》上只说得明白的报应，不曾说得阴暗的报应。看在这这回《吴越王再世索江山》，便见分晓。正是：

冤冤相报，劫劫相缠。

借他一两，还彼千钱。

何况阴谋，怎不回还。

试观吴越，报应昭然。

话说这吴越王姓钱，单讳一个鏐字，字具美，本贯杭州临安县人，住在石鉴乡。临产之时，父亲走到灶下取斧劈柴烧汤，见一条丈余长的大蜥蜴，似龙非龙之状，抢入室中，父亲老大吃惊，随步赶进，忽然蜥蜴钻入床下，即时不见，随产个小儿下来，满室火光，惊天动地，邻家都来救火。及至走进钱家，又不见一点火光，人都以为怪。父亲说生了一个妖怪，要投井中淹死，亏得隔壁一个婆婆勉强挽留得住，因此取名为“钱婆留”。四五岁时，里中有一株大树，他与群儿戏耍，便走到大树之下，坐于石上，就像帝王一般，指麾这些儿童征战杀伐，各有队伍，号令严明，儿童都惧怕他，不敢不遵其约束。临安东峰有块圆石，其光如镜，名为石镜山，钱鏐自己照见头上冠冕，俨然王者之状，回家对父亲说了，父亲只道他说谎，同他走到石镜前一照，委是如此，恐惹出是非，就对石镜祷告道：“倘日后如此之福，愿神灵不要照见，省得是非。”祝罢，便从此照不见，父亲暗暗欢喜。后来长大成人，相貌魁梧，膂力绝人，不肯本分营生，专好做那无赖之事。有《西江月》为证：

本分营生不做，花拳绣腿专工，棍枪呼喝骑英雄，说着些儿拈弄。鬻贩私盐活计，贝戎不耻微踪，骰盆六五叫声凶，破落行中真种。

话说钱公贫穷彻骨，鬻贩私盐，挑了数百斤盐在肩上，只当一根灯草一般，数百人近他不得，以此撒泼做那不公不法之事。但生性慷慨，真有一掷百万之意，在赌博场中，三红四开，一掷而尽，他也全不在心上，以此人又服他豪爽。县中一个录事钟起，有两个儿子与钱婆留相好，也是六颗骰子上结识的好朋友，时尝与钱公相耍。那钟起是个老成人，见儿子日逐与钱婆留饮博，便大怒道：“贼没种，只怕哄。我两个儿子，好端端的，被破落户钱鏐引坏了他，好赌好盗，异日须要连累。”遂把两个儿子痛打了一顿，不容他两个来往。正是：

教子有义方，不容赌博场。

匪人若谢绝，定有好儿郎。

话说钟起禁绝儿子不容与钱公来往，钱公得知，好一程不敢上他的门。

且说豫章有个术士，善辨风云气色，能知治乱穷通。因当初晋时郭璞先生有句识语道：

天目山高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

海门一点异峰起，五百年间出帝王。

那术士道：“此时正是五百年之期，该出帝王之时，况斗牛间又有王气，斗牛正是钱塘分野，其中必有异人。”遂取路到钱塘来，细细占验，那王气又在临安地面。遂走到临安，假作相士，隐于市中，相来相去并不见有个异人的影儿。那钟起与这术士相好，术士悄悄对钟起道：“我占得贵县有个大异人，是未发迹的英雄，今相来相去并无其人，不知隐于何处，你的相虽贵，却当不起‘大异人’三字之称。”钟起心生一计，次日大置酒筵，广招县中有名之人，都来家间饮酒，却教术士一一相过，又无其人。术士大以为怪就宿于钟起之家。一日占得王气正临钟氏之门，术士暗地留心。

且说那未发迹的英雄，一程不敢到钟家门首，一日赌输了钱，思量他两个弟兄手头活动，戴了顶破帽，穿了件百衲的绽衣，赤着双脚，捏脚捏手走到门首，正要悄悄叫他弟兄两个出来，不期钟起与术士正在庭心里讲话，钱公见了钟起，恐怕他发话，趑趄转身便走。术士就裹打一看时，有《西江月》为证：

两眼如星注射，天庭额角丰隆，一身魁伟气如虹，绕鼻尽成龙凤。虎体熊腰异相，帝王骨格奇容，时来发迹见英雄，不与常人同用。

话说那术士一见了钱公，即忙大叫道：“贵人原来就是此人。”钟起道：“先生莫要错了，这是我邻家钱婆留，无赖之人。”术士

道：“正是此人，速追来我再一看。”钟起即忙赶出门外，唤住钱公道：“休得快走，我有话与你说。”钱公方才住了脚，钟起邀他进门，见了术士。术士细细相了，对钟起道：“我道你怎么有贵相，你儿子亦有贵相，原来全在此人身上带乞。”对钱公道：“子骨法非常，贵不可言，异日半朝帝王之位，好自爱惜，应在三年之内，当渐渐发迹也。”钟起遂留钱公饮酒，并两个儿子都出来陪酒，宾主吃得个畅快。术士遂别钱公道：“我特来访求异人，不是日后贪图什么名利，不过要显吾之术法耳。珍重珍重。”次日遂别了钱公，仍到豫章而去。钟起自此之后方才敬重钱公，任凭儿子与他来往，又时尝赏其钱米。后来钱公犯了事，知县要拿他，钟起得知此事，急急报与钱公，教他逃脱了，救其性命。后来钱公封了吴越王，念钟起父子之恩，都拜为显官，此钱公以德报德处。后来差人访求那个术士，竟不能遇，真异人也。这是后话。

且说那时正是唐僖宗乾符六年，黄巢作乱，杀人八百万，血流二千里，反入长安，抢掳玉帛子女，百姓受其荼毒，苦不可言。黄巢遣贼将王仙芝领兵五千，寇掠浙东，势如风雨而来。那时石览镇将董昌，也是临安人。先前将官王郢作乱，董昌召募乡兵讨贼，晓得钱镠骁勇有谋，遂表奏钱镠为偏将军。钱镠奋勇当先，只一合，便把王郢擒下，杀退众贼，此是初出茅庐第一功也。后来王仙芝领大队人马杀来，逢州破州，逢县破县。浩浩荡荡，将到临安地方。董昌面色如土，众兵都面面相觑，不敢则声。钱公道：“如今镇兵甚少，贼兵甚多，难以力敌，须出奇兵，方可取胜。”众兵惧怕贼人，谁敢向前，钱公自领敢死之士二十人，预先埋伏在山谷之中。黄巢先锋行于山石险峻之处，只得单骑而行，钱公大喝一声，二十张弓一齐射去，先锋从马上倒坠下地，钱公突出，一勇当先，杀人如砍瓜切菜，共斩五六百首级。钱公对二十人道：“我们止得二十人，但可侥幸取胜一次，后面大队人马杀来，怎生抵敌？”急得引子这二十个，走到八百里地方。那“八百里”是地

方的名色。对道旁一个老妇人道：‘后边追兵若来问，你只对他道：‘临安兵屯八百里了。’”果然黄巢追兵问这老妇人，老妇人依其所说而对，贼兵大惊道：“适才二十人，我们尚且战他不过，被他杀了五六百人，如今屯了八百里，俺们便是死也。”遂拨回军马，急急吹风胡哨而去。钱公见追兵去远，引了这二十人，得胜而还。果是：

鞭敲金铎响，人唱凯歌回。

话说钱镠得胜而回，保全了临安百姓，威名远近。董昌因此有功，升为杭州刺史。中和二年。兖州人刘汉宏，始初因黄巢作乱，乘机为盗，后投降朝廷，做到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见董昌渐渐势大，遂起吞并之心。八月间，遣兄弟刘汉宥，将兵二万，要杀董昌，并其浙西之地。董昌叫钱公出战，门旗开处，钱公匹马当先，战得数合刘汉宥气力不加，拨转马头便走，钱镠随后奋杀，杀得刘汉宥大败亏输而逃。刘汉宏得知兄弟战败，自率精兵七万，屯在西陵，要待次日渡钱塘江而来，自决胜负。钱镠得知，半夜悄悄渡江，拔开鹿角，并不则声，见人便斫，刘汉宏从梦中惊醒，混战到天明，七万人看看将尽，刘汉宏慌张，换了衣服，悄悄要走，被钱镠眼明手快，一把拿住，解送董昌营中，斩首示众。钱镠克了越州，昭宗遂封董昌为越州观察使，升钱镠为杭州刺史。后来钱镠又擒了贼人薛明，破了徐福，进了苏杭等处观察使，遂升杭州为镇海军，就进钱镠为镇海军节度使，封开国公。那董昌累拜简较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地广志骄，阴怀不臣之心，好神好鬼，就有一班妖人应知、王温等，劝他称帝。内中有个山阴老人，诡献谀辞道：“欲知天子名，日从日上生。”因此，董昌建造自己生祠，制度都如禹庙。凡百姓祭赛者，不许到禹庙，都要到自己生祠中去祭赛。又山中一个异鸟，毛羽五色，身大四目三足，声声叫道：“罗平”，因此人就称为罗平鸟，以为符瑞，献与董昌。董昌大喜道：“此吾之鸞鷟也，吾必为帝王矣。”遂择日称帝，国号

大越，铸印文道“顺天治国之印”。两个忠臣黄碣、吴镣苦口劝他不要作反，董昌大怒，将黄吴二人杀了，取他的头来骂道：“贼负我，三公不肯做，却自寻死。”把二头投于坑厕之内，族灭了两家数百余人口，埋于镜湖之南，人人痛哭。

可怜忠臣骨肉，尽作镜湖冤鬼

话说董昌杀戮忠臣，谋反作逆，探事人来报了钱公，钱公大惊道：“我当日在他部下，破灭黄巢，共扶社稷，不意作此族灭之事。”就恩恩切切写一封书，教他不要造反。董昌执意不回，钱镠遂表奏董昌谋叛之事，唐朝降下诏书，密教钱镠讨贼。即时整点兵士渡江，杀到越州。那越州百姓，日受董昌刑罚惨毒，听得钱镠领兵前来，人人欢喜。董昌心中惧怕钱镠骁勇，连败数阵，被先锋顾全武一刀斩于马下，传首京师，夷其家族。这是作反的结果。先前董昌未败之时，有一狂人，屡屡题诗四句于旗亭客舍道：

日日草重生，悠悠傍素城。

诸猴逐白兔，夏满镜湖平。

人不晓其词。董昌败后，方知草重是董字，日日是昌字，素城是越州城，隋越公杨素所筑也。诸猴者，猴乃钱镠生于申也，白兔者，董昌生于卯也；夏满者，六月也，镜湖平者，董昌六月败死于镜湖也。

话说钱镠斩了董昌，昭宗大喜，遂封彭城郡王，加中书令，图画形像于凌烟阁上，以表其忠，赐他铁券道：

维乾宁四年，岁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诏曰：咨尔镇海、镇东等军节度，浙江东西等道观察，处置营田招讨等使，兼两浙盐铁制置发运等使，开府仪同三司，简校太尉兼中书令，使持节润、越等州诸军事兼润、越等州刺史，上柱国，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户，食实封一万户钱镠。朕闻铭邓骘之勋，言垂汉黄；载孔惺之德，事美鲁经；则知褒德策勋，古今一致。顷者董昌僭乱，为昏镜水，任谋恶贯，流

染齐人。而尔披攘凶渠，荡定江表，忠以卫社稷，惠以福生灵。其机也氛寝清，其化也疲羸泰。拯吴越于涂炭之上，师无私焉；保余杭于金汤之固，政有经矣。志奖王室，绩冠侯藩，著于旂常，流在丹青。虽钟繇刊五熟之釜，窦宪勒燕然之山，未足论功，抑有异数。是用锡其金版，申以誓词。长江有似带之期，泰华有如卷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将延祚子孙，使卿长袭宠荣，克保富贵。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承我信誓，往唯钦哉。宜付史馆，颁示天下。

钱镠遂命钱塘知县罗隐才子代作谢表道：

恩旨赐臣金书铁券一道，臣恕九死、子孙三死者，出于睿眷，形此纶言。录臣以丝发之劳，赐臣以山海之誓。铸金作誓，指日成文，震动神祇，飞扬肝胆。伏念臣爰从筮仕，逮及秉旄，每日揣摩，是何叨忝！行如履薄，劫若持盈。惟忧福过祸生，敢冀慎初护末。岂期此志上感宸聪，忧臣以处极多虞，虑臣之防闲不至。遂关圣虑，永保私门。勛臣以功名，申诸带砺，虽君亲嘱念，皆云必恕必容，而臣子为心，岂敢伤慈伤爱。谨当日谨一日，戒子戒孙，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承此而贾祸。圣主万岁，愚臣一心。谨域惶诚恐。顿首顿首。

后遂封吴越王，并高曾祖父都封了王号。钱王富贵已极，遂衣锦还乡，驾了车辇，省其坟墓，龙旗凤羽，鼓吹箫管，兵士、羽林军，文武百官，两旁排列，震动山谷。凡幼年嬉游钓弋之所，尽造华屋妆点，锦衣覆蔽，并挑的盐笋、扁挑、绳索，都把五彩盖覆。叹息道：“怎敢忘本？”封石鉴乡为“广义乡”，临水里为“勋贵里”，安众营为“衣锦营”，那照见冠冕的石镜山为“衣锦山”，大官山为“功臣山”，幼年坐在下的那株大树为“衣锦将军”，石为“衣锦石”，都将五彩锦绣披挂，奏乐荣耀。各各封拜已毕，乘

着车辇而行。忽然道旁闪出一个白发老妇，手里拿一瓦瓶儿酒。几个角黍，迎着车辇，大叫道：“钱婆留，你好长进。”钱王认得是幼年救他性命的婆婆，登时下车，拜倒在地。老妇人那时九十余岁，用手挽起道：“今日恁般长进，不负了老身救你。”遂斟酒与钱王，钱王跪而饮之，笑道：“怎敢忘了婆婆恩德？”遂以万金酬谢。一壁厢差官建造屋宇，造“报恩坊”，拔其二子都做显官，以报其救命之德。遂置酒筵请当年一班熟识之人，并高年父老。若男妇八十以上者，饮金杯，百岁者，饮玉杯。那时饮玉杯者共有十余人。钱王亲自执杯上寿，诸人欢畅，都吃得烂醉。钱王乘一时酒兴歌道：

三节还乡挂锦衣，吴越一王驷马归。明明今爱日辉，百岁荏苒今会时稀。

钱王歌毕，这些父老都不解其意。原来这些父老不过是与钱王一伙同挑盐担的人，如何晓得“之乎者也”。今日钱王做了吴越王，便天聪天明起来，这些父老如何解说得出。钱王觉得欢意不洽，遂换了吴音唱个歌儿道：

你辈见依底欢喜，别是一般滋味子，长在我依心里。歌完，举座赓和，叫笑振席，满座都有金银珠宝酬谢，遂别了父老，归于杭州，改临安为衣锦军。那时吴越王共有十四州江山，一时文武将帅之士，都是有名之人。先前有个贯休和尚做一首诗来献道：

贵逼身来不自繇，几年辛苦踏山岳。

满堂花醉三十客，一剑霜寒十四州。

莱子衣裳宫锦窄，谢公篇咏绮霞羞。

他年名上凌云阁，岂羡当时万户侯。

吴越王见了此诗甚喜，遣门下客对他道：“教和尚改十四州为四十州，方许相见。”贯休道：“州亦难添，诗亦难改，闲云孤鹤，何天不可飞耶？”遂不见而去，此以见贯休和尚之高也。吴越王要